

#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九

##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二

戊子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春正月。總兵金聲桓叛。以江西附于桂王由榔。

聲桓本左良玉部將。王師南征。聲桓自九江率衆歸附。令與降將王體忠合營規取江右。聲桓討殺體忠。以其黨王得仁代之。得仁亦闖部裨將。所稱王雜毛者也。江西既平。授聲桓總兵。恃衆驕恣。江西撫按每裁制之。聲桓。得仁。心怏怏。嘗遣其

客雷德復通款于桂王由榔。以聲桓妻子在京師。未敢發。會有以兩人陰事告巡按御史董學成者。聲桓。得仁懼。適其孥亦自京師至。反謀遂決。以是月二十五日。閉城門。部勒全營。圍學成官署。殺之。并及副使成大業。執巡撫章于天於江中。迎故明在籍大學士姜曰廣入城。以資號召。遣人奉表由榔。由榔封聲桓昌國公。得仁新喻侯。得仁統兵陷九江。揚言將窺江寧。或說聲桓曰。贛州居省上流。文武督在焉。宜先攻贛。不然。且伺我後。聲桓從之。立召得仁還。與并力犯贛。以宋奎光守南昌。賊圍贛州。

大兵守禦甚固。久之不能拔。聲桓乃令得仁往綴章貢上

下。而引兵踰嶺犯雄韶。

故明朱容藩僭稱監國于夔州。尋敗死。

時四川地尚附于桂王由榔。容藩本明宗室。奉由榔命爲總制。而李乾德楊喬然江爾文。文先後以巡撫至。各自署置。官多於民。諸將亦皆擁兵自雄。由榔總督尙書樊一蘅令不行。惟保叙州一郡。會廣西危迫。川中相傳由榔巳死。容藩遂僞稱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建行臺于夔州。稱制封拜。御史錢邦芑傳檄討之。堵允錫以湖南地失無所歸。由貴州走蜀。見容藩。責以大義。曉譬利害。其黨頗散。由榔命其大學士呂大器代王應熊督師四川。大器至涪州。過將軍李占春營。具言由榔無恙。容

藩乘機僭竊。當得罪。占春以爲然。李乾德亦檄諸鎮致討。容藩窘。乃北依譚詣兄弟。以兵攻石砫土司。占春援之。容藩兵敗。走死雲陽。

魯王以海遁居琅琦島。

時以海竄居海島。鄭彩專柄。與其大學士熊汝霖有隙。遣兵潛害之。并害汝霖幼子。又殺其義與侯鄭遵謙。皆投屍海中。汝霖。賜謚忠節。遵謙。賜謚節愍。以海以錢肅樂爲大學士。

二月。我

大清兵至靈川。桂王由椰奔南寧。

郝永忠在桂。以不得鈔掠。惡城外團練兵。盡破永東十

八村。殺戮無算。與瞿式耜搆難。式耜力調劑。永忠乃移
駐興安。至是
大兵前驅至靈川。永忠戰敗。奔入桂林。請由榔即夕西走。
式耜力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無大恐。若播遷不已。
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所依。不聽。由榔
左右皆請速駕。式耜又言。俟督師還。背城借一。勝敗未
可知。若以走為策。則何地不危。反覆數百言。由榔曰。卿
不過欲予死社稷爾。式耜為泣下沾衣。嚴起恒曰。明日
當議之。迨夜半。由榔已行。甫出城。永忠即大掠。捶殺太
常卿黃太元。式耜家亦被掠。家人攜何騰蛟令箭。乃得
釋。日中。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外如洗。永

忠走柳州。印選等走永寧。明日。式耜息城中餘燼。安撫遠近。焦璉及諸鎮周金湯熊兆佐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騰蛟亦自永福至。民心粗定。由榔自象州走南寧。故少詹事朱天麟。寓居安平土州。由榔召爲大學士。天麟請親率土兵略江右。不聽。天麟乃趨謁由榔於南寧。天麟字游初。崑山人。

三月。我

大清兵攻桂林

大兵偵知桂林兵變。乘虛進襲。直抵北門。何騰蛟督焦璉胡一青等。分三門力戰拒守。

大兵乃還駐全州。城獲全。時桂王由榔在南寧。瞿式耜遣使慰由榔及太妃起居。由榔始知式耜無恙。爲之泣下

我

大淸兵克興化。遂盡復魯王以海所陷諸州縣。

魯王以海自航海後。數遣兵擾閩境。先後攻陷三府一州。二十七縣。軍勢頗盛。至是

王師進討。克興化城。以海大學士朱繼祚。及參政湯芬字方侯。嘉善人。給事中林嵋字小眉。莆田人。知縣都廷諫杭州人。等並死之。繼祚。賜諡忠節。芬。賜諡烈愍。嵋。延諫。俱賜諡節愍。遂連克永福長樂建寧諸郡縣。永福破。邑人給事中鄢正畿。御史林逢經。俱投水死。長樂破。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同死。建寧破。守將王祈巷戰不勝。自焚死。正凡畿。逢經。恩及。俱賜諡節愍。祈。賜諡烈愍。

以海所據地。一時盡復。以海不敢更犯閩。乃謀窺浙東。

時沈宸荃棄家從以海于海外。以海擢爲大學士。錢肅樂在舟中。以鄭彩專恣。憂憤嘔血。聞連江破。以頭觸牀

而死。故相葉向高曾孫進晟葬之福清黃檗山中。肅樂。 賜謚忠節。

夏四月。提督李成棟叛。以廣東附于桂王由榔。

成棟本高傑部將。以徐州總兵來降。從王師平粵。用爲提督。成棟不樂受總督佟養甲節制。常懷異謀。及是金聲桓誘之同反。計益決。是月十一日。黎明成棟令其兵集教場。聲言索餉欲爲變。成棟請養甲出城撫輯。養甲至。衆兵呼譟劫之以叛。遂傳檄各屬。遣使附于由榔。廣西巡撫耿獻忠聞之。亦舉梧州叛降。由榔封成棟惠國公。養甲襄平伯。以獻忠爲兵部尚書。初。大兵破廉州。推官張孝起謀以兵拒。就獲不屈。羈軍中。至是脫歸。由榔以爲吏科給事中。 張孝起。吳江人。

五月。桂王由榔遣兵陷全州。

時金聲桓李成棟相繼叛。
大兵在湖南者姑退何騰蛟乘間復陷全州遣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等進攻永州。
我
大清兵圍南昌。
時征南大將軍都統譚泰等帥師討金聲桓連克九江南康饒州諸府進薄南昌而令別將搜麥源青嵐諸道。薄西山木下營血刃已數百里。
大兵遂圍南昌聲桓兄成功密約來降宋奎光諜知殺之
大兵攻得勝門城壞數處奎光囊土塞之得不破報至贛

聲桓等大懼撤兵急回贛人掩擊亡其大半至南昌中
伏大敗于七里街遂盡撤城外屯兵入城堅壁不出其
部將請戰不聽遣所署江西巡按吳尊周乞師于桂王
由榔尊周盡匿敗狀但盛誇其強由榔喜以尊周爲總
督

大兵見聲桓終無出兵意乃用鎖圍法東自王家渡屬灌
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渡掘濠截版起土城自是內外
耗絶王得仁自軍敗後不復親督陣方娶武都司女爲繼室繡旆親迎金鼓喧還瞭者皆望而大駭莫疑爲王雜毛娶婦也已城中糧盡人相食乃大出居民聲桓等情
實盡爲

大兵所得因以餘暇略定諸郡縣聲桓等但守空城而已

時揭重熙傅鼎銓皆聚兵應聲桓。由榔以重熙爲兵部尚書。總督江西兵。鼎銓爲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重熙以萬餘人犯邵武。敗還。鼎銓往援。聲桓亦敗走。大兵克都昌。督師尚書余應桂死之。傅鼎銓字維衡。臨川人。余應桂。賜謚忠節。

六月。桂王由榔至潯州。

李成棟請由榔入廣州。由榔將赴之。瞿式耜請還桂林。疏言駕若東幸。軍中將帥謂朝廷樂新復之土。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既遠。人心渙散。臣不能制也。再疏令檢討蔡之俊往迎。又疏令給事中裳正發往迎。由榔俱不報。遂至潯州。封潯帥陳邦傅爲慶國公。邦傅請世居廣西。如黔國公故事。大學士朱天麟執不允。邦傅怒。以慶國公印尚方劍擲天麟舟中。要必得。仍報不允。瞿式耜亦持疏劾之。會諸臣多爭者。邦傅乃止。

秋八月桂王由榔至肇慶

瞿式耜慮李成棟挾由榔自專如劉承允事復上疏力爭由榔乃駐肇慶成棟進謁由榔拜成棟大將軍以其子元允爲錦衣指揮使封南陽伯成棟言式耜擁戴元臣不宜久在外由榔召式耜式耜願留桂林終不入然聞政有闕失必具疏力諫嘗曰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由榔雖褒納不能盡從也時由榔諸臣各樹黨從成棟至者曹燁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綺自誇降附功氣陵朝士自廣西從由榔至者朱天麟嚴起恒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靁洪士彭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皆自恃舊臣

詆斥曹琡等。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孝起貞毓化澄及李用楫。堵允錫萬翱程源郭之奇。皆內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傅主楚者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蒙正發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內結李元允。元允方握政柄。彭年等倚為心腹。攬權殖貨。勢甚張。時人目為五虎。彭年嘗論事由榔前。語不遜。由榔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倘向者惠國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君臣義安在。由榔變色。尤惡之。彭年等謀攻去吉翔邦傅權。可獨擅也。令堡疏陳八事劾邦傅十可斬。吉翔及中官龐天壽大學士起恒化澄與焉。起恒化澄乞去。天麟奏留之。堡與時魁等復相繼劾起恒吉翔天壽無已。太妃召天麟面諭武岡危難。賴吉翔左右。令擬諭嚴責堡

等天麟爲兩解卒未嘗聽言者而彭年等益怒不止由榔知羣臣水火甚令盟於太廟然黨益固不能解

冬十月李成棟犯贛州敗走

李成棟駐南雄盡率部衆及嶺蠻土寇號稱百萬度嶺犯贛州以救南昌營柵未立會巡撫劉武元總兵胡有陞等出擊大敗之成棟單騎走斬首萬餘級俘獲無算成棟退屯南康縣李成棟忌佟養甲密請除之桂王由榔命養甲祭其父桂王常瀛于梧州遣盜邀殺之白沙洲

十一月桂王由榔遣兵復陷湖南州縣

何騰蛟遣曹志建等攻永州圍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戰遂爲所陷未幾桂王由榔監軍御史余鯤起職方主事

李甲春陷寶慶別將陷衡州馬進忠陷常德王進才李赤心高必正等陷桃源澧州臨武藍山道州靖州荊門宜城諸州縣湖南地大半復爲由榔所據騰蛟議進兵長沙瞿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由榔還桂林圖出楚之計不納

己丑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至湘潭桂王由榔督師大學士定興侯何騰蛟死之

由榔總制堵允錫與馬進忠有隙令李赤心高必正爭進忠所取常德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

聞寶慶守將王進才亦棄城走他守將皆焚營潰湖南州縣爲一空赤心等所至見皆空城旋棄走東趨長沙騰蛟時駐衡州大駭乃令允錫向江西檄進忠由益陽出長沙期諸將畢會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部下卒六千人懼忠貞營掩襲不護行止攜吏卒三十人往將至聞其軍已東即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騰蛟乃入居之

大兵知騰蛟入空城遣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舊部將也率其卒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遂擁之去絶食七日乃殺之諸軍遂散赤心等走廣西騰蛟賜謚忠誠

桂王由榔罷其大學士朱天麟等官

陳邦傅訐金堡官臨清嘗降流賊受其職且請堡爲已監軍朱天麟因擬諭譏堡堡大憤丁時魁乃鼓言官十六人詣閣詆天麟至登由榔所居殿大譁棄官擲印而出由榔方坐與侍臣論事大驚兩手交戰茶傾於衣急取還天麟所擬而罷天麟遂辭位由榔慰留再三不可陛辭叩頭泣由榔亦泣曰卿去余益孤矣初時魁等謂所擬出嚴起恒意欲入署毆之是日起恒不入而天麟獨自承遂移怒天麟逐之去幷逐其弟爲行人兩子爲御史中書舍人者天麟移居慶遠王化澄貪鄙無物望亦爲時魁等所攻碎冠服辭去由榔乃召何吾騶黃士俊入直吾騶尋亦爲堡等排去獨士俊起恒在由榔乃復名天麟天麟不至上疏言今國勢累卵路人

皆知而建言者絕不問瑣屑一人一事掉頭以爭曰我古遺直也今而後請勿以四方無利害者執爲極重大事而獨使主上憂社稷

其意亦爲堡等發也

臣等謹案明自神宗以後科道諸臣懷私逞臆把持朝政黨禍交興桂王崎嶇嶺海事急燃眉乃金堡等猶欲呼朋引類任意恣行甚至擲印喧嘩弁髦主上及兩粵就平堡不能殺身又復詭托緇流造作語言以文其畏死偷生之跡臣等伏讀前後所頒

聖諭仰見我

皇上大公彰癉

燭照靡遺抒忠盡節者雖阻兵犯順而猶曲予

闡揚若進退無據之徒縱獲保首領而

斧鉞維嚴亦必追加誅殛是非褒貶一準情理之平所以維風教正人心

垂訓萬世者至深且切矣

我

大清兵克南昌金聲桓等伏誅

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其偏裨約來降

大兵因以厚陣佯攻得勝門礮聲聞三百里聲桓等悉衆赴之而奇兵已從進賢門登雲梯而上城遂破聲桓中二矢赴池水死生擒王得仁及宋奎光劉一鵬郭天才等皆伏誅故明大學士姜曰廣投偰家池死瑞州臨江袁州諸府皆平曰廣 賜謚忠確

二月我

大清兵至信豐李成棟敗死

成棟再度嶺犯贛州不能克屯兵信豐

大兵既定南昌泝流援贛直趨信豐成棟兵敗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天久雨召諸將議事去者已大半成棟命酒痛飲既大醉左右挽之上馬渡水水漲人馬俱沈

三日後見成棟植立水中始知其死諸營皆潰
大兵追至南雄城下而還桂王由榔以杜永和為兩廣總督駐廣州代成棟閻可義守南雄可義尋死以羅成耀代之命瞿式耜以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

三月我
大清兵克衡州

何騰蛟既死堵允錫乃入衡州與胡一青固守
大兵至戰敗一青走廣西允錫走桂陽
大兵遂入衡州初李赤心之入廣西也緣道淫掠龍虎關守將曹志建惡之并惡允錫或說志建允錫將召忠貞營圖志建志建夜發兵圍允錫殺從卒千餘允錫及子

逃入富川猺峒。志建索之急。猺潛送允錫於監軍僉事何圖復閩。闢達梧州。會桂王由椰遣嚴起恒。劉湘客。安輯忠貞營。至梧。而赤心等已走賓橫二州。乃載允錫謁由椰於肇慶。志建遷怒。圖復誘殺之。闔門俱盡。

臣等謹案明季兵政廢弛。上無約束。任其縱肆。或緣道淫掠。或索金鼓譟。卒至闖獻橫行。無一人足資禦侮者。況復粵西假息。孑遺幾何。諸將如郝永忠李赤心等。尚復縱兵焚刼。曹志建且擅殺職官。闔門俱盡。武臣恣橫。紀律蕩然。亦由習見崇禎時之悍將驕兵。而貽害遂至於此極也。

我

大清兵克福安。

魯王以海大學士劉中藻既陷福寧。旋移駐福安固守不下。至是。

大兵破城中藻冠帶坐堂上爲文自祭吞金屑死時以海已盡失閩地鄭彩見事勢窮蹙遂棄以海去張名振阮進奉以海遁居南田。劉中藻賜謚烈愍

夏四月孫可望遣使求封於桂王由榔

可望既得雲南故明在籍御史臨安任僎議尊可望爲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而李定國劉文秀故可望同輩一旦自尊兩人不爲下可望以事杖定國滇武場欲以威衆孫李益有隙可望聞桂王由榔在肇慶李錦等並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議遣使奉表楊畏知亦素以尊主爲言乃遣畏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龔彝赴肇慶進可望表請王封由榔大學士嚴

起恒給事中金堡等皆持不可畀知曰可望欲權出劉李上爾今晉之上公而卑劉李侯爵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寺卿趙昱為使加畀知兵部尚書彝兵部侍郎同行時堵允錫駐梧州先是允錫至肇慶結歡馬吉翔欲圖李元允由榔不悅丁時魁金堡交論其喪師失地由榔因令其總統兵馬移駐梧州允錫曾賜空敕得便宜行事豈就與謀允錫念李赤心等不足恃欲遥結可望為強援矯命改封平遼王易敕書以往允錫尋至潯州自恨發病卒武康伯胡執恭者慶國公陳邦傳中軍也守泗城州與雲南接亦欲自結可望言於邦傳先矯命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傳乃鑄金章曰秦王之寶塡所給空敕令執恭

齎行可望大喜郊迎亡何畏知等至可望駁不受曰我已封秦王矣畏知曰此偽也執恭亦曰彼亦偽也其時桂王所封實景國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辭敕使下畏知及執恭獄

秋七月桂王由榔遣兵犯南安敗走

桂王由榔遣兵度嶺犯南安別分兵兩路窺信豐逼崇義大兵會擊奪其木城大破之

八月我

大清兵定湖南

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帥師克辰州進攻寶

慶王進才馬進忠等戰敗遁去分兵定沅州靖州守將皆望風棄城走至永州周金湯熊兆佐等立柵大松橋拒戰敗之下其城復克黎平府郝永忠奔永從縣大兵躡其後永忠返戰擊破之永忠攜妻子潛遁

九月魯王以海遁入舟山以海以七月中至健跳所大兵圍之會阮進救至得解去時張肯堂方以私財募兵海上以海貽肯堂書云將北還舟山約肯堂共事至是以海遂遣張名振阮進合軍討斬黃斌卿入居舟山以肯堂為大學士吳鍾巒為禮部尚書

冬十二月我

大清兵克南雄。

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等帥師征廣東。除夕。潛兵襲南雄。桂王由榔守將江起龍倉皇棄城去。羅成耀方駐韶州。聞之。亦棄輜重走高州。

庚寅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克韶州。桂王由榔奔梧州。

是月六日。
大兵下韶州。由榔聞庾關不守。大懼。急登舟走梧州。加馬吉翔兵部尚書。與南陽伯李元允督守肇慶。瞿式耜馳

疏請留不聽陳邦傅謁由榔梧州以其將茅守憲率兵入衛

二月桂王由榔下其給事中金堡等獄

堡等既連逐大臣勢益橫戶部尚書吳貞毓等欲排去之畏李元允爲援不敢發會由榔走梧州元允留肇慶陳邦傅適遣兵入衛貞毓郭之奇萬翺程源乃合諸給事御史劾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及堡等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由榔以彭年有歸附功免議下堡等錦衣獄杖之大學士嚴起恒跪由榔舟力請留守大學士瞿式耜七疏論救皆不納命法司定議堡以語觸時忌與時魁並論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贓由榔再召朱天麟天

麟疏言。年來百爾搆爭。盡壞實事。昔宋高宗航海。猶有退步。今則何地可退。當奮然自將。文武諸臣。盡擐甲胄。臣亦抽峒丁。擇土豪。募水手。經畧嶺北湖南。爲六軍倡。若徒責票擬。以爲主持政本。今政本安在乎。時大兵日逼。由榔不能從。但召天麟入直進官而已。

我
大清兵圍廣州。

時李赤心已死。養子來亨代領其衆。推高必正爲主。
大兵圍廣州。桂王由榔命陳邦傅與必正東援。邦傅故與李元允有隙。意在修怨。又憾必正等之屢擾其境也。陰令副將姚春登等連結土司。會來亨等調兵土司。遂相讐殺。必正怒而歸。邦傅駐清遠。馬吉翔駐三水。俱不敢進。廣州城守久。李元允弟建捷拒戰甚力。由榔封爲安

肅伯、

我

大清兵克全州。

平南王孔有德。帥師征廣西。曹志建戰敗。

大兵入龍虎關。馬進忠復敗於瓜里。走入武岡。桂林大震。

百姓苦諸鎮鈔掠。競迎

王師。長驅入全州。開國公趙印選居桂林。衛國公胡一青

守榕江。與寧遠伯王承祚。皆懼不敢出

大兵遂入嚴關。無一禦者。

夏。六月。桂王由榔罷其大學士嚴起恒官。尋召還。

起恒潔廉。遇事持平。與馬吉翔、龐天壽共患難久無所

忤五虎憾起恒詆爲邪黨及五虎得罪起恒反力救與貞毓等惡之乃請召還王化澄而合攻起恒給事中雷德復劾其二十餘罪比之嚴嵩由榔不悅奪德復官起恒力求罷由榔輓留之不得放舟竟去會鄖國公高必正入朝貞毓欲藉其力以傾起恒言朝事壞於五虎主之者起恒也公入見請除君側奸數言決矣必正許之有爲起恒解者謂必正曰五虎攻嚴公嚴公反救五虎此長者奈何以爲奸必正見由榔乃力言起恒虛公可任請由榔手敕邀與俱還

孫可望復遣使求封於桂王由榔

可望欲眞得秦封不受景國公命遣使至梧州問故由

榔始知矯詔事。瞿式耜上疏請斬胡執恭。不納。馬吉翔議封可望澂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大學士嚴起恒持不可。兵部侍郎楊鼎和。江安人給事中劉堯珍鎮雄人等助之。且請郤所獻白金玉帶。時高必正尚在梧州。因召使者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我蕩覆北京。蒙恩宥赦。亦止公爵爾。張氏竊據一隅。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毋欺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書可望詞義嚴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可望不得封。益怒。

秋。九月。孫可望率兵至貴州。

可望由雲南東襲貴州。匡國公皮熊走清浪衛。追執之。

奪其兵。又遣白文選攻破遵義。忠國公王祥自刎死。降其衆二十餘萬。張先璧馬進忠。皆歸於可望。勢益强

孫可望遣兵據嘉定。

初。桂王由榔遣李乾德入蜀。自巡撫進尚書。經略川湖雲貴軍務。乾德察諸將。惟袁韜最勇悍可用。力說之。攻佛圖關。取重慶。亡何。諸將大會。韜以位高。坐李占春上。占春怒。并怒乾德。欲襲取之。乾德占星氣有異。走匿山谷間。占春襲韜不克。搜乾德船。取其孥而返。尋還之。諸將益相猜。韜及武大定。久駐重慶。食盡。乾德說嘉定楊展與大定結爲兄弟。資之食。已而乾德利展富。搆韜殺之。分其貲。蜀人咸不直乾德。可望聞展死。將圖蜀。乃爲

展訟寬。使王自奇將兵由川南進。而別遣劉文秀渡金沙河。出黎州。趨嘉定。韶。大定。方拒自奇於川南。撤師還救。自奇尾擊之。韶。大定。大敗。悉被擒。嘉定陷。乾德以其父死於流賊也。曰。吾不可再辱。驅家人與其弟御史升德俱赴水死。乾德賜謚忠節。升德賜謚節愍。文秀兵復東。譚宏。譚詣譚文。盡降。乃遣盧名臣下涪州。占春敗走。于大海在忠州。知不支。引兵出夔入楚。與占春來降於

王師。文秀遂據蜀。

冬。十一月。我

大淸兵克廣州。

廣州城三面臨水。李成棟在時。復築兩翼。附于城外爲

砲臺水環其下。

大兵攻圍十閱月不下。杜永和偏將范承恩約內應。決砲臺之水。

大兵藉薪徑渡。遂得砲臺。是月二日。克其城。承恩來降。永和由海道奔瓊州。

我

大清兵克桂林。桂王由榔留守大學士臨桂伯瞿式耜等死之。

王永祚。胡一青俱以領餉入桂林。榕江一帶皆空壁。

大兵益深入。是月五日。式耜檄趙印選出城爲戰守計。不肯行。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綏寧伯

蒲纓寧武伯馬養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戚良勛請式耜上馬速走式耜堅不聽叱退之適兵部侍郎總督諸路軍務張同敞同敞以式耜薦爲總督有文武才每出兵輒躍馬爲諸將先或敗奔同敞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或取勝軍中以是服之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我爲留守當死此子無城守責盍去諸同敞正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公顧不許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飲一老兵侍式耜令召中軍徐高付以敕印屬馳送桂王由榔是夕兩人秉燭危坐達旦黎明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至則踞坐於地諭之降不從令爲僧亦不從乃幽之民舍兩人雖異室聲息相聞日賦詩倡和得百餘

首。閼四十餘日。將就刑。式耜從容肅衣冠。南向拜訖。與同敞並死。同敞屍植立。首墜躍而前者三。人皆辟易。式耜敞。賜諡忠宣。同敞賜諡忠烈。

桂王由柳奔南寧。

由柳至潯州。亂卒夜掠街市。火光燭天。由柳亟解維。衝雨而去。陳邦傅在清遠。飛帆先歸。邀刼從官于藤江。殺部郎潘駿觀。童英。許王鳳等。由柳踉蹌至南寧。胡一青趙印選率兵駐賓州。

我

大淸兵克平樂。

大兵由灌陽至平樂。桂王由柳。征西將軍朱旻如臨桂人。固

守城破旻如殺其妻子自刎死焦璉方往禦㮚鎮峽關聞之遂走梧州旻如賜諡烈愍

辛卯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春二月我

大清兵克肇慶高州梧州柳州諸府

總兵許爾顯克肇慶及羅定州徐成功克高州線國安

馬蛟麟克梧柳二州桂王由榔南陽伯李元允安肅伯

李建捷自肇慶走南寧尋請出靈山收高雷兵復擾廣

東郡縣

孫可望遣兵至南寧迎桂王由榔遂殺其大學士嚴起恒

等。

由榔走南寧。見事急。乃遣編修劉茝。封孫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楊畏知曰。秦冀等爾。假何如眞。可望不聽。李定國等勸可望遣畏知終其事。可望許之。先遣部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率勁卒五千迎由榔。九儀直上嚴起恒舟。怒目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嚴起恒曰。君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當有隆恩。若專問此事。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投屍于江。遂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歙縣人。）張載述（涇縣人。）追殺兵部尚書楊鼎和於崑崙關。皆以阻封議故。（起恒。鼎和。俱賜謚忠節。堯珍。霖。載述。俱賜謚烈愍。）朱天麟力勸由榔從可望請。赴雲南。諸臣以起恒被殺。皆不

可乃命天麟經略左右兩江土司而眞封可望為秦王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語多侵可望由榔因留爲東閣大學士與吳貞毓同輔政可望聞之怒使人召至貴陽面責數之畏知大憤除頭上冠擊可望遂被殺楚雄人立祠以祀畏知賜諡忠節

三月我

大清兵克嘉定

劉文秀既據蜀旋還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至是

大兵南征文選鎮國戰敗挾曹勛遁走

王師遂入嘉定桂王由榔巡撫川南僉都御史范文光賦

詩一章。仰藥死。巡撫川北僉都御史詹天顏兵敗于石泉。就執不屈死。總督尚書樊一蘅。時已謝事避山中。至九月。亦遘疾死。范文光。詹天顏。俱

賜諡

忠節。

夏。四月。桂王由榔遣其大學士文安之督師四川。爲孫可望所阻。不果行。

安之應由榔召至梧州。從赴南寧。以

大兵日迫。而雲南又爲孫可望所據。不可往。念川中諸鎮兵尚强。欲結之爲援。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由榔從之。加安之吏兵二部尚書。總督川湖諸處軍務。賜劍便宜從事。進諸將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王友進。塔天寶。馬雲翔。郝珍。李復榮。譚宏。譚詣。譚文。黨

守素等。公侯爵印令安之齎敕印行。可望聞而惡之遣兵伺於都勻。邀止安之追奪光興等敕印留數月。乃令入湖廣。安之遠客他鄉無所歸。復赴貴州將趨謁由榔。可望誣以罪。戍之畢節衞。

秋八月。我

大清兵克舟山。魯王以海遁入海。

都統金礪劉之源總督陳錦提督田雄等會師討舟山。以大艦乘潮出洋至蛟門。魯王以海遣阮進拒戰。敗死。進 賜諡烈愍。

大兵乘天霧集螺頭門。守陴者方覺。定西侯張名振兵部尚書張煌言奉以海航海去。屬大學士張肯堂城守。城

中兵六千居民萬餘。堅守十餘日。
大兵掘地道破其城。肯堂衣蟒玉南向坐。令四妾。二子婦
一女孫先死。乃從容賦詩自經。一時同死者。兵部尚書
李向中鍾祥人。以下凡二十一人。大帥召向中。不赴。發兵捕之。以衰絰見。大帥呵之曰。聘汝不至。捕即至。何也。向中從容曰。前則辭官。今就戮爾。遂死之。禮部尚書吳鍾巒常往來普陀山。
大兵至寧波。鍾巒慷慨謂人曰。昔仲達死。當禍。吾以諸生不得死。君常死賊難。吾以遠臣不得從死。今其時矣。
乃急渡海入昌國衛之孔廟。積薪左廡下。抱孔子木主自焚死。仲達者。鍾巒弟子李應昇。君常者。鍾巒友馬世
奇也。左都督張名揚。乃名振弟。與其母范以下數十人皆自焚死。吏部侍郎上海朱永佑。安洋將軍上元劉世
勳。通政司會稽鄭遵儉。兵科給事中鄞縣董志寧。兵部郎中江陰朱養時。戶部主事福建林瑛。蘇州江用楫。禮
部主事會稽董元。兵部主事福建朱萬年。長洲顧珍。臨山衛李開國。工部主事長洲顧中堯。中書舍人蘇州蘇
兆人。工部所正鄞縣戴仲明。定西侯參謀顧天麟。閔楫。諸生福建林世英。內官監太監劉朝。俱不屈死。與國母

瑛。明楫妻皆自盡。錦衣指揮王朝相聞城破。護以海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用巨石覆之。自刎其旁。　肯堂。　賜諡忠穆。鍾鑾。　賜諡忠烈。向屯志寧。　賜諡忠節。永祚。世勳。名揚。朝相。俱　賜諡烈愍。遵儉。養時。瑛。用楫。元爵。年。珍。聞國。中堯。兆人。仲以明。俱　賜諡節愍。明楫。世英。俱　賜祀忠義祠。以海漂泊無所歸。艤舟南日山。颶風大作。其大學士沈宸荃沒於海。宸荃。　賜諡忠節。

九月。我

大清兵克潯州。

定南王孔有德率師駐賓陽。遣總兵線國安等。分路畧定廣西郡縣。桂王由榔慶國公陳邦傅在潯州。宣國公焦璉兵敗走武靖。邦傅邀與俱降。璉不從。邦傅殺之。函其首遣使以潯南之地及所部兵來歸。璉。　賜諡烈愍。

冬。十一月。魯王以海遁居金門。

以海舟次巖頭。鄭成功移之金門。禮待頗恭。以海既失其衆。乃自去監國號。遣使間道奉表於桂王由榔。久之。張名振亦卒。成功事以海益懈。以海積不能平。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張煌言自以海死後。散遣部曲遁居懸嶴爲　大兵所執。諭降不從。戮於杭州。煌言。　賜謚忠烈。

十二月。桂王由榔奔廣南。

孫可望既移駐貴陽。議移由榔自近。挾以作威。其將掌塘報者曹延生。惎由榔大學士吳貞毓。言不可移。黔。至是。

大兵盡定廣西諸府。南寧危迫。由榔召諸臣共議。有請走

海濱依李元允者。有議入安南避難者。有議泛海抵閩依鄭成功者。惟馬吉翔龐天壽結可望。堅主赴黔。貞毓入延生言不敢決。元允疏請出海。由榔不欲就可望。而以海濱遠。再下諸臣議。終不決。亡何。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青。殿後軍。戰敗奔還。請由榔速行。急由水道走土司。抵瀨湍。二將報

大兵益近。相距止百里。上下失色。皆散去。已次羅江土司。追騎相距止一舍。會日晡引去。乃稍安。次龍英。抵廣南。歲已暮矣。大學士朱天麟。扶病追從由榔。以明年四月。始抵廣南。病篤不能入見。卒於西坂村。



#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二十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三

壬辰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春。二月。孫可望刼遷桂王由榔于安隆所。可望遣兵還由榔入居安隆所。改爲安龍府。可望歲以銀八千兩。米百石爲供。從官皆取給焉。宮室庳陋。服御粗惡。守護將承可望意。無復人臣禮。由榔不堪其憂。時馬吉翔掌戎政。龐天壽督勇衛營。俱諂事可望。惡大學士吳貞毓不附已。令其黨冷孟鋌吳象元方祈亨交章彈擊。且語孟鋌等曰。秦王宰天下。我具啟以內外事盡

付戎政勇衛二司。大權歸我。公等爲羽翼。貞毓何能爲。吉翔遂遣門生郭璘。說主事胡士瑞。進賢人。擁戴秦王。士瑞怒。厲聲叱退之。他日吉翔遣璘求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以獻可望。其品拒不從。吉翔譖于可望。杖殺其品。而可望果以朝事盡委吉翔。天壽。於是士瑞與給事中徐極。江西人。員外郎林青陽。新寧人。蔡縯。九江人。主事張鐫。寧國人。連章發其奸謀。由榔大怒。兩人求救于太妃。乃免。

夏。五月。李定國犯湖南。

定南王孔有德率輕兵出河池。向貴州。以大軍駐柳州接應。孫可望乃謀入犯。使李定國。馮雙禮。由

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劉文秀張先璧。由永寧出敘州。白文選由遵義出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可望言於由榔。封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定國進攻靖沅武岡。俱陷之。旋還守桂林。

我

大清兵襲桂王由榔總督尚書揭重熙於廣信。殺之。

先是金聲桓既伏誅。江西諸軍盡散。獨總兵張自盛。衆數萬走閩。重熙入其軍。約廣信曹大鎬。刻期竊發。兵部侍郎傅鼎銓亦往來兩家軍中。自盛掠邵武。戰敗就擒。鼎銓為廣信守將所執。繫南昌獄。諭降不從。死。事在順治八年。

至是重熙率數十人。赴大鎬於百丈磔。適大鎬還軍鉛山。惟空營在。衆就營炊食。

大兵偵得之。率衆至。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下之獄。重熙覓死具不得。日整衣冠。拜呼祈死。及就刑。昂首受刃。顏色不改。大鎬尋亦敗死。自是江右之阻兵抗命者盡矣。

重熙。賜諡忠烈。鼎銓以曾降流賊。於節有虧。廷議不予諡。

六月我

大清兵克高雷廉瓊諸府。

我

大兵自雷州進抵廉州。遣將攻欽州靈山。桂王由榔南陽伯李元允。爲土兵執送軍前。不順命。與弟建捷俱斬于

市。遂克瓊州。杜永和來降。巡撫高雷廉瓊四府右僉都御史張孝起走避龍門島。島破。就執。不食七日。死之。孝起

賜謚忠節。

秋。七月。李定國陷桂林。

李定國由西延大埠疾趨而進。大兵遇於全州。不利。定國薄桂林。驅象來攻。城遂陷。定南王孔有德自經。定國獲陳邦傅及其子曾禹。去其皮而殺之。傳屍安隆。桂王由榔御史李如月。劾孫可望不請旨擅殺勳鎮。罪同莽操。而請加邦傅惡謚。以懲不忠。由榔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召如月入諭以謚本褒忠。無惡謚理。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意將解可望。而可望大怒。遣人至由榔所。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使跪。如月憤甚。極口大罵。其人遂剝其皮。斷其手足及首。實草皮內紉之。懸于通衢。

賜謚烈愍。定國分兵犯廣西郡縣。如月。東莞人。

梧州。柳州。相繼陷。又遣白文選攻陷辰州。總兵徐勇戰歿。

冬。十月。孫可望遣兵犯四川。

可望遣劉文秀等入四川。進據成都。

大兵退守保寧。文秀等悉衆來攻。直薄城下。連營十五里。

大兵迎擊。大敗之。斬其將王復臣。

十一月。我

大清兵擊敗李定國于衡州。

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等。帥師南征。次湘潭。馬進忠等遁去。

大兵遂進。去衡山縣三十里。擊退其衆。兼程趨衡州。方列

陣。定國兵已至。
大兵奮力衝擊。定國兵敗走。斬獲無算。敬謹親王自率精
騎追之。遇伏。歿于陣。定國乃收兵退屯武岡。

癸巳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春。二月。李定國自湖南遁走廣西。

定國既連陷楚粵諸郡。兵力益强。不復稟孫可望約束。
可望忿甚。會定國敗于衡州。可望使人名之赴沅州議
事。將以爲罪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至是。定國率
馬進忠等犯永州。定遠大將軍多羅貝勒吞齊等。帥師
自衡州進擊。未至。定國已遁。度龍虎關而去。遂入廣西。

時

大軍已克復桂林府。定國乃據柳州。

三月。我

大清兵擊敗孫可望於寶慶。

可望自率兵追李定國。由靖州進次寶慶。

大兵偵知之。自永州迎擊。與馮雙禮等遇於周家坡。雙禮營山頂。據地險與

大兵相拒。可望帥前軍乘夜至。與雙禮合。明日。率衆下山來犯

大兵分路奮擊。可望大敗。斬馘甚衆。可望遁還貴州。盡殺

明宗室之在黔者。

夏。李定國犯廣東。

孫可望憾李定國益甚。然以其將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益思據地自固。乃與馬寶由懷集犯廣東。攻圍肇慶。

大兵自廣州來救。敗之四會河口。定國移兵犯平樂。陷之。府江道周永緒。平樂知府尹明廷等遇害。又攻高州。廉州。雷州諸府。亦俱爲所陷。

秋。桂王由榔遣使於李定國。

先是。由榔在安隆。塗葺簡陋以自蔽。日食脫粟。窮困備至。而前御史任僎。中書方于宣等。屢勸進於孫可望。可望遂自設內閣六部等官。可望初欲設六部翰林官。慮人議其僭。乃以范鑛。馬兆義。任僎

萬年策。爲吏戶禮兵尚書。並加行營之號。後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僎最寵。屢勸可望僭號。可望令待由榔入黔議之。由榔久駐安隆。可望乃自設內閣六部官。以文安之爲東閣大學士。安之不爲用。走川東。偕劉體仁等以居。

立太廟定朝儀。改印文爲八疊。盡易其舊。由榔聞之憂懼。密謂中官張福祿全爲國曰。聞李定國已定廣西。軍聲大振。欲密下一敕。令統兵入衛。若等能密圖乎。二人言徐極林青陽張鐫蔡縯胡士瑞。曾疏劾馬吉翔龐天壽。宜可與謀。由榔卽令告之。五人許諾。引以告大學士吳貞毓。貞毓曰。主上憂危。正我輩報國之秋。諸君中誰能充此使者。青陽請行。乃令佯乞假歸葬。而使員外郎蔣乾昌晉江人撰予定國敕。主事朱東旦四川人書之。福祿等持入用寶。青陽于歲盡間道馳至定國所。定國接

敕感泣。許以奉迎。然以兄事可望久未敢經發。事在順治九年。

至是。青陽久未還。由榔將擇使往促。貞毓以翰林孔目周官臨川人。對。都督鄭允元歙縣人。曰。吉翔晨夕在側。假他事出之外。庶有濟。由榔乃令吉翔奉使。祭桂王常瀛及太妃墓于梧州。南寧。而遣周官詣定國。時青陽亦已還至南寧。爲守將常榮所留。密遣親信劉吉告由榔。由榔喜。改青陽給事中。諭貞毓再撰敕。鑄屏翰親臣金印。令吉還付青陽。至廉州。周官與青陽遇。偕至高州賜定國。定國拜受命。

甲午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春三月。孫可望遣人刼桂王由榔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

馬吉翔之出使也。在道微知林青陽齎敕事。遣人至李定國營偵之。主事劉議新者道遇吉翔。意其必預謀也。告以兩使齎敕狀。吉翔驚駭。啟報孫可望。可望大怒。并疑吉翔預謀。遣其將鄭國赴南寧逮之。會張鐫胡士瑞。李元開。善化人。以由榔親試。蔡縯徐極朱東旦及御史林鍾。湖廣人。以久次皆予美官。龐天壽及吉翔弟都督雄飛忌甚。與其黨郭璘。方謀陷之。而鍾縯極鐫士瑞亦知事洩。倉皇刼吉翔。天壽表裏為奸。由榔見事急。即下廷臣議罪。天壽懼。與雄飛馳赴貴陽告可望。而鄭國亦已械

吉翔至安隆。與諸臣面質貞毓。謝不知。國怒。因挾貞毓直入由榔所居。廹脅由榔索主謀者。由榔懼不敢正言。謂必外人假敕寶為之。國遂努目出。械貞毓并允元、鍾續、元開、極、鑄、士瑞、東旦、蔣乾昌及太僕少卿趙賡禹。袁州人。御史周允吉。錢塘人。朱議㶸。南昌人。員外郎任斗墟。鄞縣人。主事易士佳。廬陵人。繫私室。又入由榔所居。擒福祿為國而出。其黨冷孟銋、蒲纓、宋德亮、朱企鋘等。廹由榔速具主名。由榔悲憤而退。翊日。國等嚴刑拷掠。獨貞毓以大臣免。衆不勝楚。大罵。時日已暮。風雷忽震烈。續厲聲曰。今日續等直承此獄。稍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衆皆自承。國又問曰。主上知否。續大聲曰。未經奏明。乃復收繫。

以欺君悞國。盜寳矯詔爲罪。報可望。可望請由榔親裁。由榔不勝憤。下諸臣議。吏部侍郎張佐辰及繆德亮。孟錐。企鋘。蔣御曦等。請國曰。此輩盡當處死。倘留一人。將爲後患。於是御曦執筆。佐辰擬旨。以鐫。福祿。爲國爲首罪。夌遲。餘爲從罪斬。由榔以貞毓大臣言於可望。罪絞。諸臣就刑。神色不變。各賦詩大罵而死。其家人合瘞於安隆北關之馬場。已而青陽逮至。亦被殺。獨周官走免。

貞毓。　賜諡忠節。青陽。鐫。士端。元開。縝。極。東旦。鍾。允元。乾昌。麟。禹。允吉。議。屢。斗墟。士佳。俱　賜諡烈愍。

冬。十月。李定國陷高明。

李定國兵猝至。陷高明。進圍新城。城中糧盡。殺馬爲食。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率師往援。次三水。靖南

將軍珠瑪喇等亦至合兵進擊敗之于珊州斬其副將一人既抵新會定國據險以拒

大兵奮擊奪其山殲獲甚衆定國大敗遁去

乙未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二年春三月李定國遁走南寧

定國自新會敗走

大兵追擊及于興業縣境又蹙之橫州江屢敗之定國焚橋而去

大兵躡之定國率殘兵自賓州走南寧廣東高雷廉等三府三州十八縣及廣西橫州等二州四縣悉平

夏。六月孫可望遣兵犯常德。敗走。
可望遣劉文秀盧明臣馮雙禮等。率衆六萬。船千餘艘。
分兵由常德攻岳州武昌。而文秀自留攻常德。
大兵設伏邀擊之。焚獲戰艦甚多。賊衆大敗。明臣赴水死。
雙禮被重創走。降其將四十餘人。文秀遁還貴州。
丙申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三年。春二月。李定國走安隆。以桂王由榔奔雲南。
大兵至南寧。李定國戰敗。將由安隆走滇。孫可望偵知之。
使白文選促由榔移黔。文選雖爲可望用。然心不直其

所爲因以情告由榔曰姑遲行俟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定國至安隆文選歸之共奉由榔自安南衛走雲南時守滇者爲劉文秀王尚禮王自奇賀九儀文秀數怨可望遂私迓定國迎由榔入滇居可望署中由榔封定國晉王文秀蜀王文選鞏昌王尚禮等皆封公令文選還黔慰諭可望可望銜其貳於定國也悉奪所部兵羈之軍中然以妻子在滇未敢遽與由榔爲難也

桂王由榔以其文安侯馬吉翔入閣辦事

李定國既奉由榔至滇即捕馬吉翔及其家人令步將靳統武收繫將殺之吉翔曰媚統武定國客詰統武吉翔復媚之因相與譽吉翔於定國而微爲辨冤定國召

吉翔入謁。即叩頭言。王再造功。千古無兩。吉翔幸望見顏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定國乃大喜。吉翔因曰。諂定國客。令說定國薦巳入內閣。遂與定國客蟠結。盡握中外權。龐天壽亦復用事。定國與劉文秀。時詣二人家。光祿少卿高勣（字無功。紹興人。）御史鄔昌期（都勻人。）患之。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來權倖之門。恐滋奸弊。復蹈秦王轍。疏上。定國。文秀。遂不入朝。吉翔激由榔怒。命各杖一百五十。除名。定國客金維新走告定國曰。勣等誠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名。定國即偕文秀入救。乃復官。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四年。秋九月。孫可望以兵攻桂王由榔于雲南。與李定國戰。可望敗走。遂降于我
大清。

是年春。由榔遣張虎送可望妻子還黔。可望遂舉兵反由榔。然人心多不直可望。部下諸將皆願歸李定國馬進忠等說可望。請以白文選為大將。可望從之。乃留馮雙禮守貴州。而以文選統諸軍前行。李定國劉文秀帥師禦之。是月。至三岔河與可望夾水而軍。文選輕騎奔定國。可望遣張勝馬寶。由尋甸間道襲雲南。而自將勁卒擊定國。戰方合。其將馬惟興先走。一軍瓦解。可望狼

狽奔同定國恐會城有失遣文秀文選追之而自引兵先還遇張勝于渾水塘擒而殺之馬寶亦歸定國可望至貴州馮雙禮紿言追兵且至可望知人心已散遣其將程萬里赴

大軍納款可望行至沙子嶺總兵揚武追襲幾殆賴

大兵馳援方免可望遂挈妻子至長沙來降雙禮截其子女玉帛與文秀同歸雲南由榔封雙禮慶陽王進忠漢陽王惟興等進爵為公

臣等謹案孫可望本獻忠餘孽既乃臣事桂王邀求爵命而又稱兵挾制反戈相向及為李定國所敗始以窮蹙來歸跡其反覆不常實為憸臧之尤者當日因其新附量行封賞近史館以可望列傳進

呈

特命削除世職

權衡予奪實協好惡之至公足知稔惡者雖及身倖免而王鈇所被大義必伸於千古也夫

戊戌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夏五月我

大清兵平貴州

寧南靖寇大將軍宗室羅託等由湖南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等由四川征南將軍趙布泰等由廣西分兵三路入黔時劉文秀已死李定國使劉正國楊武守三坡紅關諸要隘以防蜀馬進忠守貴州會其將王自奇關有才貳於定國定國自將擊之楚師自鎮遠入定國不及援粵師亦盡下南丹那地獨山諸州會於貴陽

進忠遁去貴州平。

六月我

大清兵克遵義。

蜀師至三坡劉正國拒戰大敗自水西奔回雲南。

大兵遂克遵義。初李定國既敗孫可望兵自以爲無他患武備盡弛高勣與郎官金簡進諫曰今內難雖除外憂方大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燕薪之上能旦夕安耶二王老于兵事胡泄泄如此定國怒之桂王由榔語頗激由榔欲杖二臣以解之諸臣多爭不可移時未決而三路敗書至定國始逡巡引謝二臣獲免

金簡字萬藏山陰人。

冬十二月我

大清兵入雲南李定國敗走桂王由榔奔永昌。

時三路

大兵俱集貴州。安遠大將軍信郡王多尼至軍。會于平越府之楊老堡。戒期入滇。李定國與馮雙禮等扼雞公背圖侵貴州。使白文選守七星關。立營窺遵義。以牽蜀師蜀兵出遵義趨天生橋。由水西直取烏撒。文選懼棄關走霑益州。粤兵至盤江。敵據險沈船不得渡。泗城土知府岑繼祿獻策。從下流潛師宵濟。遂入安隆。定國使其將吳子聖拒戰。潰走。定國以全軍據雙河口

大兵擊之。破其象陣。又連敗之羅炎涼水井。定國大營妻子俱散失。諸將各敗走不相顧。定國撤寨遁歸。桂王由榔將出奔。行人任國璽福建獨請死守。由榔合諸臣議。定國等言。行人議是。但前途尚寬。今暫移蹕。捲土重來。

再圖恢復未晚也。由榔遂走永昌。

臣等謹案桂王入滇以後。已無地自存。李定國等釜底游魂。尚敢抗我

王師冀稽

天討。臣等因史文之舊。書之爲賊。乃蒙我

皇上中正持衡。

特命改書敵字。俾殷餘頑梗。不與闖獻同科。

筆削公平。折衷至當。

大聖人之心。眞與天地同符矣。

己亥我

大淸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春正月。我

大淸兵克雲南。桂王由榔奔騰越。

是月三日。

大兵自普安州入雲南省城。永昌警報日至。由榔復走騰

越。

二月。我

大清兵克永昌。桂王由榔奔緬甸。

白文選自霑益追及李定國。定國留之斷後。至玉龍關。

大兵追擊之。文選戰敗。由右甸逃走木邦。

大兵克永昌。渡潞江。定國設伏於磨盤山。

大兵覺之。分精甲先蹂伏處。定國不能支。退走騰越。遣總兵靳統武率兵四千從由榔。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多。恐遭刼奪。促由榔夜走南甸。兵馬過處。火光燭天。右轉左旋。天明仍在故處。統武棄由榔。仍歸定國。由榔抵曩木河。是爲緬界。緬人勒從官盡去兵器。方許入境。至蠻

暮土司緬人以四舟迎之從官皆自覓江舟隨行者六百四十餘人陸行者自故岷王子而下九百餘人期會於緬甸昆明諸生薛大觀聞由榔入緬甸歎息曰不能背城戰君臣同死社稷顧欲走蠻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遂與其子及子之翰夫婦偕赴城北黑龍潭死其侍女抱幼子從之次日諸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堅抱如故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同日赴火死

夏五月緬人置桂王由榔于赭硜以兵防之

初由榔至井亘其羣臣沐天波等謀奉之走戶臘二河不聽緬人邀大臣過河面議以冊寶視神宗時差小疑以爲假天波出黔國公印對同乃信因請由榔赦關上無得納漢兵是月四日緬復以舟迎由榔明日發井亘行三日至阿瓦阿瓦者緬酋所居城也又五日至赭硜

始知前陸行者盡被緬人掠為奴多自殺惟岷王子等八十人流入暹羅緬人於赭硜置草屋居由榔以竹為城從行諸臣或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為笑樂大為緬人嗤

秋八月我

大清兵定四川

初李赤心養子來亨等久竄廣西其衆食盡且懼

大兵進討率衆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川中舊將王光興譚宏等附之衆猶數十萬桂王由榔大學士文安之因率來亨及劉體仁袁宗第等十六營由水道襲重慶會譚宏譚詣殺譚文諸將不服安之欲討二人二

人懼。率所部降於

大兵。諸鎮遂散。安之亦卒。至是。

大兵進取川南。克敍州馬湖二府。總兵杜之香降。成都餘黨。聞風逃遁。

大兵追至新津。斬溺無算。全川底定。於是獻忠餘孽之擾蜀者亦盡矣。

桂王由椰令其黔國公沐天波。以臣禮見緬酋。

緬俗以中秋日大會羣蠻。其酋欲誇示諸國。請天波過河。令椎髻跣足用臣禮見。天波不得已從之。歸泣告衆曰。我所以屈辱者。懼驚憂王上耳。否則彼將無狀。我罪益大。任國璽與禮部侍郎楊在。人。餘姚劾奏之。時麗天壽已死。李國

泰代掌司禮。吉翔復與表裏爲奸。一日吉翔奏大臣有三日不舉火者。桂王由榔不應。明日吉翔國泰合奏。由榔怒。以御寶擲下。吉翔即鑿而碎之。散給諸臣。其凶悖如此。任國璽集宋末大臣賢奸事。爲一書進之由榔。吉翔恨之。由榔覽止一日。國泰即竊去。國璽又疏論時事三不可解。中言禍急燃眉。當思出險。吉翔不悅。即令國璽獻出險策。國璽忿然曰。時事至此。猶抑言官使不言耶。

臣等謹案桂王倚任宦豎。寵用王坤龐天壽。復詔北都覆轍。至緬地流離。託身無所。而李國泰猶代天壽掌司禮監。與馬吉翔表裏爲奸。在若輩宵人。惟知縱情網利。取快目前。遑顧其主。而桂王受制羣閹。至於流播蠻方。尚不知悟。明代宦寺流毒。積漸之勢。遂至此極。亦良可浩歎耳。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克沅江。

桂王由榔之走永昌也。道過沅江。土知府那嵩與其子燾迎謁。供奉甚謹。設宴皆用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

行上供者少。耶以佐鈇乏耳。由榔既走緬甸。李定國不敢深入。聞白文選在木邦。就之謀。與文選計不合。定國乃引兵自孟定過耿馬。抵猛緬。孟艮不附。定國移兵滅之。據其地。遣使號召諸土司兵。嵩亦於沅江起兵應之。至是。

大兵進討。城破。嵩登樓自焚。合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戰死。嵩。賜謚烈愍。

庚子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秋。九月。白文選攻緬甸不克。

文選自木邦至錫箔。所至縱兵大掠。進攻阿瓦。索桂王

由榔阿瓦有新舊二城新城緬酋所居文選急擊之城且破爲緬人所紿退兵十里城中備禦復固反爲所敗文選乃引兵赴孟艮會李定國定國復同文選赴阿瓦

辛丑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八年夏五月李定國白文選會兵攻緬甸不克

桂王由榔久居赭硜從官資用盡竭錦衣趙明鑑謀竊其世子以出爲馬吉翔等所阻李定國以三十餘疏迎由榔俱不達白文選復密遣人告由榔言不敢遽進者恐有他害必得緬人送出爲上策由榔即以書答之文

選乃陰造浮橋將迎由榔爲緬人所覺事不果至是定國文選會兵阿瓦使人入緬求由榔緬人不許以象兵與定國戰定國前隊稍失利文選引兵橫擊之緬人大敗退保新城然終不肯出由榔定國文選復議以舟師攻之遣人於上流造船爲緬人所燒定國文選移兵洞烏未幾文選兵潰走錫箔定國亦引還

秋七月桂王由榔從官盡爲緬人所殺

時緬酋弟弒兄自立欲盡殺由榔諸臣乃遣人告由榔曰蠻俗貴詛盟請與天朝諸公飲呪水馬吉翔李國泰邀諸臣盡往至則以兵圍之令諸臣以次出外出輒殺之凡殺四十二人吉翔國泰及黔國公沐天波華亭侯

王維恭綏寧伯蒲纓將軍魏豹都督馬雄飛吏部侍郎鄧士廉禮部侍郎楊在御史鄔昌期任國璽光祿少卿高勣兵部郎中金簡等預焉天波賜諡忠節維恭豹士廉在昌期國璽勣簡俱賜諡節愍吉翔纓雄飛以朋奸僨主不予諡惟都督同知鄧凱以傷足不行獲免緬人復以兵圍由榔所居其左右被殺及自縊者不可勝數惟存由榔與其眷屬二十五人

冬十二月我

大清兵至緬甸緬人執桂王由榔獻之於軍前

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內大臣公愛星阿等帥師征緬兩路進兵於十一月初八日會師木邦李定國先奔景線白文選據錫箔憑江為險

大兵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餘里。臨江造筏。將渡。文選復奔茶山。總兵馬寧等。率偏師追之。及於猛養。文選降。

大兵直趨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由榔。否則兵臨城下。後悔無及。是月初一日

大兵至緬城。緬酋懼。初三日。遣數十人至由榔所。連坐擁之去。遂并其眷屬送軍前。

大兵凱旋。明年四月。由榔死於雲南。六月。李定國走死猛臘。其子嗣興。與劉文秀子劉震等。俱來降。

臣等謹案征緬之役。愛星阿分路督師。吳三桂實主其事。當時三桂叛形未著。方以擒渠服遠為功。臣等編纂初稿。以三桂兇狡不終。削其姓名。但書愛星阿等。仰惟我

皇上神謨獨照

親加指示。謂三桂悖亂性成。爾時已包藏禍心。其統兵臨

緬。傳諭執送由榔。不足爲三桂之功。轉足以正三桂之罪。葢三桂非果能戮力本朝也。正欲藉我天威。盡翦明宗枝葉。而李定國、白文選。又皆其比肩委質之人。勢難並立。亦因此盡事殲除。而後可以營窟滇南。不虞後患。然時方鼎革。宿將猶存。未敢顯然肆逆也。迨中朝素有威望。如睿親王鰲拜諸人者。相繼淪沒。然後三桂惘然自以爲無一人能制其死命。遂假撤藩之事。乘機背叛。此三桂之畜奸。已非一日。正與曹操司馬懿之用心相似。而其逆蹟先露於握兵征緬之時。彼既不能盡忠明代。又不思效節本朝。反覆狙詐。實千古亂賊之尤。正宜據事直書。用彰元惡。臣等恭聆

宸諭。炳若日星。眞足褫姦回既死之魄。明春秋誅隱之義。謹闡繹

訓詞。詳悉錄載。以正罪狀。俾

千萬世永爲定案云。









